

秘
密
海
嶋

卷三



秘
密
海
島



FUDAN JFZ00000611102 复旦图书馆

(小說林科學小說之一)

乙巳十一月初版
同年同月發行

定價四角半

編輯者

小說林總編譯所

印刷者

上海澄衷學堂代印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中市
小說林總發行所



分售者

各省書局

欽命二品頂戴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袁

給示諭禁事據職商孟之熙稟稱竊職等以輸灌文明開通風氣推小說爲最愛糾合同志集有成款擇歐美小說中之新奇而宗旨正大者繙譯成書增進國民智識以輔教育之不及租定上海棋盤街房屋定名小說林陸續付印平價出售誠恐書賈射利翻印或增損字句改換名目希圖朦混嗣後凡本社印行不准他人翻刻除另稟

商務局憲外稟求准予立案出示嚴禁翻印並請札飭縣解一體示禁並照會

租界領袖總領事立案以重板權並具切結聲明所著雙艷配美人妝福爾摩斯再生一案福爾摩斯再生二三案等書委係自行編輯並無翻印情弊如有朦混願甘罰辦等情各到道據此除卅示分行縣解一體立案外合行給示諭禁爲此仰書賈人等一體知悉毋得將小說林陸續所印各書翻刻漁利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究罰不貸其各遵切切特示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秘密海島

卷三

法國典士威奴著

元 和奚若譯述

武進蔣維喬潤辭

第一章 生死之問題

哈定等自居林肯島以來二年半矣。睽隔大陸與世不通聞問。昔史畢雷雖曾以海鷗寄書。期有人來此救援。然迄今除阿敦外。無來此者。返國之望乃絕。然十月十七日。忽無意中見海面有來舟。則諸人之喜樂。不問可知。顧舟雖發現。來此島傍泊與否。則未可必。大約數句鐘後。即不難決此問題矣。

哈定哈勃脫既于荒僻之海面發現舟揖。即召史畢雷等三人入膳堂。告以始末。潘克洛甫取遠鏡。依照片所現小點處。窺之須臾。喃喃曰。果舟也。聆其聲。若頗不滿意者。史畢雷曰。舟來乎。抑去乎。潘曰。尙不可知。因海面僅現帆影。其船

身尙在海平線下。哈勃脫曰。然則奈何。哈定曰。姑俟之。潘克洛甫坐窗上。屢取遠鏡細窺。漸見船身。默計此舟大約在島東二十英里。舟距海島既遠。諸人無法乞其救援。蓋燃鎗則聲浪不能達。揮旗生火。則舟中人不能見。故不如靜俟爲愈。雖然。傳蘭克林山峯巒觸天。度彼舟中人必能望見之。而林肯島既爲地圖所不詳。又在紐西蘭亞美利加及南洋群島諸航路之外。彼舟果何爲而來。哉。哈勃脫突然應曰。此舟或者卽藤更。歟。顧藤更爲格利那文之坐艦。曾放阿敦于推波爾島。而許以重來載之歸者。林肯島與推波爾島東西相距一百五十英里。南北相距僅七十英里。故藤更舟敬往推波爾島。自不能不爲林肯島居人所望見也。史畢雷曰。此舟是否藤更。惟阿敦一人能識之。當告之使卽來。衆意僉同。史畢雷卽趨至石屋中所設之電機。而發一電至牧場。其電文如下。『速來。』一二分鐘後。鈴聲鏗然。卽得阿敦之覆電曰。已起行。惟時諸人仍守視。

小

說

林

該舟哈勃脫曰。使此舟果藤更。則阿敦既曾航行其上。必一見識之。潘克洛甫曰。阿敦既識此舟。必大難爲情。哈定曰。雖然。彼已懺悔。前愆使乘舟而返。亦屬當然之事。此處海中多馬來海盜。予深期此舟。確係格利那文之艦。而非盜艦之來。此島也。哈勃脫曰。盜果來。予等可守禦之。哈定笑曰。雖然。不如不事守禦之爲愈也。潘克洛甫曰。設此舟駛來。泊于海濱。則予等將如何。哈定不意潘克洛甫忽出此問。囁囁久之。始怛然應之曰。當以予等飄流之始末告舟人。然後乘舟返國。未行之先。當于島上設記念。以此島爲美之殖民地。將來可借國人至此。實行殖民之事業。則美國于太平洋中。得此要港。亦不無小補也。潘克洛甫曰。舉此島以贈祖國。亦不爲薄矣。島之各部。已有專名。島中有港口。有淡水。有通衢。有船廠。有電報。有鑄造所。殖民之事業。亦既粗備矣。所缺者尙未能測繪。此島之輿圖耳。史畢雷曰。設他人乘吾等歸時。來據此島。則奈何。潘曰。當殲

其人予且願獨留。以與此島相始終。君等可以守禦事。囑潘某。彼小醜不能奪。攘寸土也。逾一旬鐘。舟雖較近于前。然潘克洛甫尙不能決其航行之方向。此時適東北風。舟來島上。正順風而駛。海濱雖多礁。無輿圖可據。然風順浪平。此舟果來。必能安泊無恙。至四旬鐘。阿敦入石屋儲堂。卽謂衆人曰。維君等所命。哈定與之握手。引之至窗前。語之曰。阿敦。予等有要事。故邀君來。蓋今有舟來。此島也。阿敦聞之。面色慘白。黯然久之。舉目遙望海中。杳無所見。史畢雷曰。阿君。試取遠鏡詳察之。蓋恐此舟卽藤更來迎。君歸國也。阿敦喃喃曰。藤更乎。己其末一字。若訥然不願出口者。言時以手掩面。不勝痛楚。旣而復曰。否。否。此必非藤更也。哈定曰。阿君詳辨之。蓋予等急欲知此爲何舟也。阿敦默然。取遠鏡向所指之海面詳窺。數分鐘始曰。舟則有之。若謂爲藤更。則予不敢信。史曰。敢問其故。阿曰。因藤更爲汽船。而此舟四圍絕不見有烟痕。潘克洛甫曰。風水旣

小

說

林

利。或者此舟係御風而行。且此處遠距大陸。運煤不易。猶不可不節省煤斤也。阿敦曰。君言誠是。或者該舟熄火乘風而行。此時予亦無從辨認。必俟其稍近。始能識別之言。竟即坐于屋之一隅。默然不語。諸人復討論此事。均覺刺激不安。潘克洛甫史畢雷二人。往返躑躅。坐立不能定。哈勃脫深以其事爲異。尼布獨淡然置之。操作如常。蓋尼布者忠事哈定者也。其主人翁之所在。卽其故國矣。豈復念及歸計哉。哈定幽然深思。惶恐跼蹐。若反以舟之來爲憂者。須臾舟已漸近。窺以遠鏡。則見來者爲兩枝桅船。不類太平洋中之馬來盜艦。諸人因哈定之言。幸而不中。而釋然不復以該舟之來爲慮。潘克洛甫取遠鏡察眎。一分鐘。卽決言爲兩枝桅船。方張帆向島駛來。阿敦所言亦與之脗合。使舟依此向航行。則轉瞬當爲爪角所蔽。故欲守視之。勢必登華盛頓灣之高原。而至氣球港相近處。然時已五句鐘。俄頃夕陽西下。大地晦黑。將不復能窺其動靜矣。

秘 密 海 島 下 卷

史畢雷因發問曰。夜來當如何。盍在海濱設烽火以告之乎。史畢雷所言固爲一極緊要之問題。哈定雖尙有所疑。亦不得不勉從其請。蓋若此舟夜間即駛去。則安能復望他日更有來舟哉。機會不再來。將來之事。非人所能逆料也。哈定遂應之曰。諾。予等當以島中有居人。通知該舟。不然。坐失時機。恐一生追悔莫及。於是擬遣尼布潘克洛甫二人。至氣球港。于日落後在海濱設大火。使火光攝引舟中人。俾知島中有旅客。議既決。尼布潘克洛甫將白石屋起身。忽見舟頓改航路。直奔合衆灣。舟中人長于駕馭。駛行甚疾。尼布潘克洛甫遂逗遛不行。以觀其變。阿敦取遠鏡再審其果爲藤更與否。蓋藤更有時亦航行如帆船。今此舟相距僅五英里。若能辨得兩桅間有無烟突。則此舟之是否藤更亦不難知。時海平面極清。漸故窺察極易。阿敦審畢。即釋遠鏡而決言其非藤更。潘克洛甫復取遠鏡觀之。謂此舟約可載重三四百噸。船身極窄。製造精美。故

其速率。大可以疾於駛行。至此舟屬何國。一時尙不能辨。潘曰。雖然。予見桅頂旗幟飄揚。第不能辨其顏色耳。史畢雷曰。半句鐘後。即可知之。觀此舟舉動。可知舟主實欲登陸。今日不及。則明日必可與之會晤。潘曰。無妨。予等當先知舟中人爲誰也。言時。依舊取鏡觀望。時日色漸淡。風力較弱。檣頂小旗。捲摺不能辨。潘克洛甫曰。此旗非美國旗。亦非英國之紅色旗。亦非德法二國旗。亦非俄國之白旗。西班牙之黃旗。今屈計往來此海之舟。有掛三色之智利國旗。巴西之綠旗。日本紅白旗。而皆非是。此旗似爲一色旗。言已。適旗爲風吹開。阿敦急以遠鏡窺之。啞然曰。黑旗也。諸人皆知此爲海盜之旗。號益覺此艦之來爲可疑。恐哈定之言將不幸而中。此果盜舟乎。是否橫行太平洋中。與馬來海盜爭雄。長歎抑彼等未嘗知有此島。而今來此。將以之爲外府。歎抑欲于此地覓港口。度冬乎。若然。將坐視此清白世界一變而爲太平洋之盜藪歟。是非難知。勝

負不卜。皆躊躇不能決。然其旗益近而易辨。果海盜之表號也。或者此舟即藤更而墮于奸人之手乎。諸人乃亟籌抵禦之策。哈定曰。該舟來此。或者僅欲攷登此島海濱形勢。則其水夫不欲登陸。尙有一綫望然。不可不備。今當湮沒一切人迹。景遠原上之風磨。最易爲人窺見。尼布阿敦二人當速往摘去風帆。石屋之窗戶亦當取樹枝掩之。所生之火亦須盡熄。俾知此係絕島而無人煙之迹。哈勃脫曰。予等之艇如何。潘曰。艇藏氣珠港。諒彼匪人必不能踪跡得之。尼布潘克洛甫從哈定命。登高原將凡易于顯露人迹者一一掩飾之。餘人至大鳥林取樹枝遮掩石屋窗戶。并將軍械藥彈運至石屋以備不虞。旣畢。哈定語衆人曰。浸假匪黨欲來佔據此島。予等須盡力抵禦之。君等意如何。史畢雷曰。當與此島共存亡。哈定與諸人行握手禮。阿敦獨向隅不與衆合。或者彼昔爲海盜。今尙自謙以爲未可與衆人共事也。哈定知其意。趨與之語曰。君將何爲。

小

說

林

阿敦慨然曰：盡予當盡之義務耳。阿敦言畢，卽至窗前，自綠葉間窺望海濱。時已七點半鐘，日輪沒入地平下，已二十分鐘。東方海面漸漸黑暗，來舟依舊前行，駛入合衆灣。此時去景遠原僅兩英里許，自改道向北，舟與景遠原適相對，而與牙骨角及爪角成一直線。哈定自見此舟，懸有黑旗，卽愀然不樂。自忖：此舟將深入海灣，下旋耶押，繞行海濱，而不登陸耶？此島經諸人竭力經營，方始完美。今將爲彼破壞，而盡廢前功耶？此舟是否曾來此島，不然何故來時敢毅然高懸黑旗，或者盜，昔日曾至此島，而以前一切不可思議其事，皆可藉以迎刃而解歟？或者島之荒僻處，隱有盜，鄰而彼舟來此，與之相會耶？是耶？非耶？此時種種疑團，層集于哈定之腦中。然再逾一小時，卽知此舟之究竟。當時衆人既無可爲力，惟靜俟以觀其變。艙舟中動靜，島上人又安能知之哉。

惟時日光已沒，新月雖升，而黑雲密佈，光綫不能透水，陸晦黑，不辨人物。風力

盡息。水波不作。草木無聲。萬籟俱寂。舟中燈火盡滅。哈定等因是不能望舟楫。而亦不知舟之所在。群以此舟尙在與否爲問。潘曰。或者將泊此過夜。然而予等至天明方能與之決鬥。潘克洛甫言時。黑暗中忽大放光明。且聞砲聲隆隆。諸人因知此舟尙載有巨砲。自見火光至。聞砲聲僅六秒鐘。因知舟距海濱僅一英里。零四分之一。繼又聞舟上有鐵鍊聲。知舟已于石屋鄰近下碇矣。

第二章 阿敦之冒險

惟時海盜之意向已約畧可知。彼之下碇于此。蓋期明日以小艇載水兵登陸也。哈定雖已豫備決鬥。然熟思之。不得不籌萬全之策。衆皆聚議。謂海盜若僅攷警沿岸。不深入內地。則島中人煙之迹。或者尙可掩飾。若盜僅欲至慈悲河。汲取清水。則河上浮橋。恰末納之鑄造所。或亦不爲所見。然彼之懸旗鳴砲。果何哉。得非爲佔據此島之表號歟。林肯島中人。僅有火槍數枝。將何以禦彼巨

小

說

林

砲乎。哈定曰。雖然。予等所居石屋。彼輕易不能至。湖口舊徑。已爲蘆葦所掩。彼等不能迹而得之。即無由來石屋也。潘克洛甫頓足曰。園圃禽埒牧場等。一切皆將爲彼破壞。則奈何。哈定曰。果然。亦無法可免。史畢雷曰。不知舟中人數幾何。若不過十餘人。則尙足與之抵抗。多至五六十人。則殆矣。阿敦聞之。趨前曰。哈定君。可許我前去乎。哈定曰。君奚往。阿曰。當往調查彼等賊船。哈定曰。阿敦君。不惜此身而欲犯大難耶。必不可。阿曰。何故。哈定曰。因此事非君所當爲也。阿曰。予宜勉盡義務。史曰。君欲乘小艇而往乎。阿曰。否。予將泅水而往。乘艇易爲敵人所窺。而人則可潛伏水中。哈勃脫曰。君不知舟離岸尙有一英里許乎。阿曰。諾。哈勃脫君。予固長于游泳者。哈定曰。君冒此大險。予固不得不爲君勸。阿曰。無妨。請君允我所求。或者自此予得復齒人類。哈定恐傷其意。不欲拂之。因允之曰。諾。君可去。潘克洛甫曰。如是。予請與君偕。阿敦拂然曰。君疑我耶。繼

秘 密 海 島 下 卷

又柔聲曰。可惜。可惜。哈定即解之曰。否。潘克洛甫非不信君。君殆誤會耳。潘曰。然。予非欲監君。僅欲送君至小島耳。竊恐盜已有登陸者。則見人往。必騷擾。予等二人同住。或可設法止之。阿敦既決意願往。予願送之至小島。阿君可獨往敵舟。而予則在彼俟君歸。議既決。阿敦即豫備起行。當夜天色晦黑。阿敦擬泅水至舟旁。緣鍊而上。調查舟中人數。且探海盜之意。向遂與潘克洛甫偕衆人至海浜。阿敦解衣取脂。舫遍塗。全體以避水中。寒冷。蓋潛伏水中。或將至數點鐘之久也。維時哈定尼布溯慈悲河而上。往取小艇。須臾。即至。阿敦豫備起行。以外衣披肩。上與諸人一一握手言別。阿潘二人。遂登舟。起棹時。方十點半。稍遠。即不見衆人。遂歸。恰末納。俟二人歸。須臾。艇已橫渡海灣。而抵平安島登岸。二人深恐小島已爲海盜所據。小心伺之。見島上無人。始暗渡小島。而至海濱石穴間。宿鳥多被驚起。既至。阿敦不少躊躇。一躍入海。向舟泅去。絕無聲息。

小

說

林

舟上火光三五。映水面一望而知其所在。克潘洛甫伏岩石間靜候之。阿敦竭力泅泳。昂首水面。雙目注視盜舟之中火光。又自水面返射入人眼簾。此處水中多沙魚。故泅行甚危險。而阿敦急於盡義務。水中之險固忘之。且舟中之危亦曾不計及。未幾離岸已遠逾半點鐘。已至舟旁。舟中人不聞不見。阿敦緊握船首鐵鍊。畧爲休息。卽緣鍊而上。至船首。見晾有水夫小衣數件。卽取其一穿之。然後靜坐。以聽舟中動靜。見水夫尙未睡。有歌者。有笑者。有高談闊論者。乃留心聽其議論。甲曰。此舟極佳。乙曰。疾駛如飛。足當史比特之名。史比特意言迅速也丙曰。諾。福克之水夫皆將稱其疾也。丁曰。船長巴勃哈佛萬歲。阿聞諸人言。已得其厓畧。及聞巴勃哈佛名。則舊雨也。昔在澳洲時。嘗與之同儕。人極勇敢。不料其迄今仍操此業。蓋此舟原名史比特。係運軍火至檀香山者。偶泊諸福克島。巴勃哈佛與其徒劫之。殺其水夫。盡據所有。自是橫行太平洋中。殺人掠物。較諸